白崖山：三洞曾藏万卷秋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白崖山

竹溪千载绕城流，三洞曾藏万卷秋。
苏子携儿寻易理，程公注易隐岩幽。
碑铭宋刻风犹劲，轨没荒烟迹尚留。
莫道洞门深锁久，白云朝霞清风悠。

在乐山城北，竹公溪水弯弯绕绕地流了千百年。溪畔有山，不高，却生得峭拔。丹红色的崖壁层层叠叠，像一卷翻到一半的古书。山上藏着几座洞窟，清风、白云、朝霞，名字起得风雅，当地人合称“白崖三洞”。

千年“墨香”

白崖山最骄傲的，是洞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北宋的时候，这里是个清修的好地方。徐庸先生最早来，在山里写书，犍为县令吴中复专门为他写篇《白崖铭》。后来程公望也来了，住在朝霞洞里注《周易》，一住就是好些年，那洞从此多了个雅号叫“治易洞”。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深秋，苏洵带着苏轼、苏辙来了，三苏父子沿着竹溪走上来，程公望迎出洞口，几个人坐在石凳上谈易论道。那天的风从洞口穿过，带着竹叶的清气。后来，乐山地方志记载：“程公望寓白崖院注《易》，苏文公尝携二子过之。”

此后，白崖山就成了文人墨客的“打卡地”。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邛州人李晰翁来了，在洞里题了一首诗，他说：“洞户阴阴八月寒，浓岚虚翠杳难攀。露凝萝蔓悬缨络，风入杉松响珮环。”据说，诗碑现在还嵌在洞壁上，字迹斑斑驳驳，倒添了几分古意。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仲秋，龙游县令庞其章下乡检查农事，顺道游了三洞。他诗里写“林泉围翠幄，仙洞锁阴霾”，末了还加了行小字：“因捡田来游白崖，遂观三洞，爱其胜景，留赏数刻。”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员兴宗来了，他一口气给三洞各题了一首诗，写给白云洞的是“我有孤心寓白云，白云到处定心亲”，写给清风洞的是“晚冲白鸟几飞回，夜度清猿一啸哀”。诗里说的白鸟和青猿，如今是见不着了，但宋人笔下的山野清气，隔着千年还能闻到。

前前后后，从北宋到清末，近千年间，文人墨客在这三座洞里留下了四十通碑刻。白云洞里有七通，洞口至今还留着南宋提刑张方重书的“程公洞”三个字。朝霞洞藏得最深，有五通。

画家书缘

白崖山还见证过一段现代艺术史上的佳话。

嘉州画派的创始人、画家李琼久先生，他的书法之所以别具一格，与这片山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琼久先生笔名九躬、九公，生于1908年，1990年去世，一生致力于中国画与书法创作，开创了“嘉州画派”。

当年，李琼久曾在乐山的景区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乐山各地散落的汉碑、魏碑和摩崖石刻。而白崖山的洞窟，据说正是他常去的地方。清风洞、白云洞、朝霞洞里那些宋元明清的碑刻，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从师法颜真卿的雄强楷书，到追随苏东坡、黄庭坚的文人行书，再到取法李斯、李阳冰的圆浑小篆，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书法宝库。

李琼久常常一个人钻进洞里，对着那些斑驳的石刻一临摹就是一整天。日复一日，那些千年前刻工留下的笔意，渐渐融进了他的腕底。所以他笔下的字，既有汉魏碑刻的金石气，又有宋人尚意的洒脱，画从书入，书以画出，终成一家之风。如今在乐山大佛博物馆的书画艺术馆里，还珍藏着李琼久先生的书画精品，与徐悲鸿等名家的作品并列展出。而他当年在白崖洞里临碑的背影，早已成了这座山崖现代记忆的一部分。

旧时铁路

白崖山不光住过隐士和文人，它还见过更“粗粝”的烟火气。

20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国营乐山造纸厂，代号605，在城北扎下了根。为了从大渡河边的斑竹湾码头运回造纸的木材原料，厂里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全长五公里多，从厂区出发，过黑桥，穿人生洞，经一碗水、道座庙、赛公桥，一直通到河边。

修这条铁路的，是两千四百多名民工，没有挖掘机，没有装载机，全靠钢钎、二锤打炮眼，人工起爆，开山炸石。两年时间，削平了三十八座山头，修了二十四座桥梁涵洞，回填土方十五万立方米，那是真正的肩挑背扛，是硬生生从石头里凿出来的一条路。

铁路通了以后，小火车每天满载原木，在山间穿行。汽笛声一响，半个乐山城都听得见。到了90年代初，小火车还兼职跑客运，从李码头到厂区，招手即停，票价四角。605厂的子弟们早上坐着它进城上学，傍晚再坐回来。那些年，白崖山的孩子们都是听着汽笛声长大的。1995年，小火车退役了，其后铁轨也自然“消失”了。如今走在绿心路上，还依稀能看到一些路基的痕迹。

休闲公园

白崖山现在被纳入了嘉州绿心公园，有了个正式的名字叫汉韵园，园里设了琴、棋、书、画四园，清风、白云、朝霞三洞立了保护碑。从绿心公园的步道走上来，穿过竹林，绕过杉树林，就能到汉韵园。可以在洞口坐一坐，可以读一读墙上的字，可以想一想一千年前有人在这里注《周易》，五十年前有人在这里修铁路，二十年前有人在这里打麻将，几十年前还有一位画家在这里临碑。而在山的竹公溪对面、乐山城区的朝霞路、白云街、清风街，这些名字却还依旧响亮。

嘉定趣谈

百味西坝豆腐

■ 曹欣

豆腐这东西，简单到了极致，又不平凡到了极致。它可以是一碗素白，清汤里凝着，几粒葱花浮起，便成了一餐；也可化作万千气象，或如睡莲初绽，或似灯笼悬枝，叫人叹为观止。我在乐山住了好些年头，吃过的豆腐可还真不算少，但真正叫我想念的，是那一口正宗的西坝豆腐。

漫步西坝小镇，随处可见西坝豆腐店，甭管你走进哪一家，都可品尝地道鲜美的豆腐。镇上至今流传着：“四川豆腐甲天下，西坝豆腐冠四川。”西坝豆腐之所以好，说到底是水土的缘故。镇中有一口古井，唤作凉水井，井水清冽甘甜，终年不漫不涸，取出的水带着一股天然的清甜。这水来自上游原始的桫椤峡谷，那里有五万多株原生态桫椤，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蓄水池与净化器，将山间的泉水层层滤过，汇入地下，再从井中涌出。有了这般好水，再加上本地当年出产的小黄豆，比寻常豆子更小粒，生吃都回甜，上青石磨细细碾磨。就这样制成的豆腐白如玉、细若脂，入口绵软化渣，豆香扑鼻。只有用西坝本地产的小粒黄豆和凉井水做出来的豆腐才是最美味的，离了这两样的西坝豆腐就是离了魂。要品正宗的西坝豆腐，一定得往西坝小镇去。

有了这样的珍贵食材，西坝的厨师们便放手施展起来。按佐料配兑与烹饪方法，西坝豆腐可分为红油型与白油型两大类。红油型以麻、辣、烫、绵、软、嫩、香为特点，吃得人额上沁汗；白油型则玉嫩似髓，色彩油亮，淡雅清醇，如同豆子本身的脾性，静静地等你来品。这里的掌门人不甘心只做寻常菜色，他们琢磨着把烹饪技艺与审美意趣揉在一起，硬是从一方豆腐里生出三百余种花样来。一品豆腐最见功夫，须用纱布滤取豆腐浆，加捣揉好的鸡脯肉、蛋清调匀成茸，再以猪肚和鸡骨熬制的高汤相配，蒸熟后置于汤中，那豆腐便如一片睡莲轻浮于汤面，不沉不坠，实在叫人不敢高声，唯恐惊了这份雅致。灯笼豆腐则另有一番巧思，形似红灯笼，内里酿着肉馅，外皮酥香，内里嫩滑，酸甜爆汁。此外还有熊掌豆腐、绣球豆腐、雪衣豆腐、蟹黄豆腐、三鲜豆腐、鸡抓豆腐，单是念一念这些名字，便觉口舌生津。镇上做豆腐的名家不少。方德饭店的邹方德，是西坝豆腐第十八代传人，年轻时在三八饭店掌勺，后来自立门户，首创了华诞豆腐、一品熊掌、飘香豆腐等新派菜式。三八饭店则是二十世纪80年代由一群妇女创办的，从掌柜到厨师再到跑堂，清一色是女性，故而得名“三八”饭店。这家老店至今仍在正觉寺街上，做的是西坝地道传统口味，麻婆豆腐鲜辣醇厚，熊掌豆腐酱香浓郁，每一口都仿若走进豆腐的千姿百态的世界。黄瓜瓢也是镇上底蕴深厚的老字号，已有四十余年历史，竹荪豆腐还曾在西坝豆腐美食文化节上摘得金牌。

豆腐菜品繁多，于我，无论是素白豆腐，还是花样豆腐，一碗最简单的白水豆腐最合心意。锅中烧好了热水，将豆腐轻轻滑入，煮上几分钟，便可去掉豆腥气。捞出来搁在碗里，撒几粒细盐，点几滴香油，再抓一把葱花撒上去，便什么也不缺了。筷子夹起一块，莹白如玉，绵绵的，润润的，甜意像是从心底升腾。挑选几块细嫩的豆腐，煎制起来，滋味非凡。入油锅，滋啦一声，外皮起了金黄的酥壳，内里却仍是一汪雪白的嫩滑，只待轻抿一口，味蕾于酥脆与柔嫩间旋转，实在是人间快事。

我有时想，豆腐可真像一张白纸，一片素白，正因其至简至淡，才什么都能容纳。淡香是它的底子，无论搭配何种菜蔬、采用何种做法，它都能衬托其配菜的风味与特色，为之锦上添花。世间万物皆讲究一个本味，豆腐的本味，便是这份素面朝天却毫不寡淡的坦荡之味。

乡愁记忆



雪落迎冬。 刘环宇摄

书卷人生

■ 孙建书

我与书结下不离不弃的情缘，源于父亲赠予我的名字——建书。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受历史条件与时代发展局限影响，不少人“轻文薄学”，父亲却执意登门寻访先生，为我取这满含书香的名字。旁人不解这份执着，随着时光流逝，如今我已理解，其间深藏父亲一生的追索与遗憾。

父亲是北方人，少时家境清贫，早年失学，却从未丢下心中志向，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值韶华的父亲穿上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部队南下参加大西南建设。1950年，父亲转业成为四川监狱第一代人民警察，坚定扎根监狱改造事业，亲身见证知识何以点化迷途、重塑人心、挽救沉沦，便将自己未能圆满的读书夙愿托付于我。“建书”二字，是父亲盼我以典籍立身、以真知明心的滚烫期许。

记忆里最温馨的光景，定格在儿时寒冬的炭炉旁。姊妹几人围坐暖炉，正读中学的二姐捧着卷边磨损的《东周列国志》，睁大双眸，一脸沉浸道来“幽王烽火失国”“勾践卧薪尝胆”的千年史话。我涵泳在厚重跌宕故事中，目光不由落向铁炉上裹满炭灰的铝壶：凉水自冰点缓缓升温，细碎气泡点点浮起，水波翻涌直至沸声四起，一壶水烧开的时序，恰好听完一段完整故事。目睹几姊妹津津有味的读书样，劳累了一天的父亲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炉火融融，墨花幽香，萦绕身心，温馨画面定格为我心底珍藏的美好。

我自幼便是贪恋文字的书痴。那时，寻一卷好书、静心品读，是难得又愉悦的幸事。父亲常年在劳改农场工作，我时常随他前往，四处搜罗可读文字和可听史事。

在长者从容讲述中，我从《论语》浸润仁义礼智信的立身根基，从《史记》习得严谨求真的治学风骨，从《诗经》触摸赤诚清亮的为人本心，从《可爱的中国》传承不屈不折的信仰气节……这段高墙之侧与书香相伴的稚子时光，是我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蓦然回首，我已懂得，前辈们深厚通透的学识，源于常年苦读积淀，更是在艰苦创业年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火热改造实践交融辉映，顺势生出洞明世事的独到感悟。从那时起，我幼小心灵便埋下一颗火种，要像前辈一样，长大后做一名知书达理的监狱民警，以知识丰盈自我，以学识传递温暖。

及至中学，改革开放春风席卷神州，“知识改变命运”唤醒无数国人。儿时深埋心间的读书渴望恰逢雨露滋养，我如海绵汲水般拓宽阅读边界，格外喜爱《读者》《故事会》《啄木鸟》等文学刊物。一篇篇直击人心的佳作，赋我朴素通透的人生哲思：人生行路，似飞鸿踏雪泥，顺境不可骄矜懈怠，逆境不必消沉颓丧，起落浮沉，皆是风景。

步入大学，读书不仅是汲取文字、消遣时光，更成为观照自我、求索前路的通径。我潜心研读《忏悔录》《红岩》《人生》等传世经典，逐渐建构起正心正行、奋发向上的价值标尺。诗人汪国真名句“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点醒我：只要心中有信仰，前路永存希望与光亮。

大学毕业，我身着一身藏蓝，如愿成为一名人民警察。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来袭，物质洪流随之奔涌，曾备受推崇的读书热潮一时有所冷遇。坊间流言四起：读书之人是痴人，深耕文学是愚人，唯有淘金才算能人。昔日引以为傲的文学理想，沦为旁人眼中不合时宜的迂腐执念；干净纯粹笔墨，被功利浮躁现实取代，静下心读本书，需要难得定力。身边一些朋友下海逐利，我的内心亦曾掀起不小挣扎：是随波逐流奔赴世俗荣华，还是坚守自幼燃于内体的初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彷徨无措时，在反复诵读苏轼《定风波》中，走出书卷、穿越古今，品读顿悟间，我日渐感到源源不断的人生定力赋能于心。风雨行路，人间百态。苏轼历经旷世劫难，依旧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为之深深震撼。我终不愿背离初心，择定以书为盾，守护平安，用所知所得唤醒正在凝视深渊的梦中人。

回望半生风雨，一路耕耘，一路自省。我深深感悟到我所呕心沥血的事业就是当好一名特殊园丁，肩负好传递知识、启迪思想、矫正行为等多重使命。面对不同类型罪犯、不同犯因性问题，需要掌握广博知识技能才能教化他们、引归正道。读书与育人相得益彰，行至知天命之年，我的读书界域亦日渐宽泛，读书心境亦层层进阶。从文史到思政，从法律到哲学，从初阶“手中有剑、心中无剑”，步步迈入“手中有剑、心中有剑”修行阶段。

岁月积淀，我日渐明悟读书价值。纵览人类文明长河，读书不只是积累学识、充实见闻，更重在涵养人文底色、塑造独立人格、肩负时代担当。坚定信仰、遵法笃行，不因浮名虚利背弃良知、摒弃初心。一代代千万心怀书卷之人汇聚的磅礴力量，接力滋养中华民族坚韧智慧品格，助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

一缕微光可丈量世间温暖，倘若读书可塑造个人命运，乃至牵动民族前路，那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书如何，便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信仰抉择。书者，润心之灵泉，可破精神荒芜；书者，安魂之嘉果，能补胸臆空洞；书者，澄思之良药，以驱尘俗淤塞。一代人有一代人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奋斗史。倘若再有一次人生，我依旧不改初衷，不舍“建书”之名，与笔墨星空为伴，遍读世间好书，以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本心，做一名以文化人、以德载人、坚守塑新使命的特殊园丁。

人生况味

我看见我站在浅秋的山岗上

（外一首）

■ 李康云

浅秋高桥里
桥很低，人比桥高
我就真实站在浅秋的山岗上
任凉风，吹拂眉毛上的星光
好似清亮浅水中的一条鲑鱼
逆流而上
去奔赴生命初始的故乡

我举起云彩，点亮山际线
我的山岗，缓缓上升
我看见我的山岗，已超过高桥之上的金顶
云海，醍醐灌顶
我看见，我和我的山岗
在我日渐红润的舌面上
舞姿灵动、劲爽
那些舞蹈在追光灯里的干净影子
是赠我越过浅秋山野的礼物
更是轻轻抽打灵魂的鞭子

稻谷、枫叶、宝石蓝的天空
这些色彩，可以留下，
您有幸成为我水彩画的背景

仰望我者，去仰望那有你自己的山岗吧
蔑视我者，去轻视你自己的浅薄卑微吧
诽谤我者，去收捡你被野火焚烧的灰烬吧
我看见我，在我浅秋的山岗上
我们相互凝视
尊严、威仪的气场，天地安静下来

我和我的岁月，如此情投意合
果然如此
任它秋浅秋深，山高路远
且，一笑而过

粉单竹

——观青神竹文化博物园内粉单竹有感

她一直深呼吸，千张竹叶千张嘴，渴饮云霄
万缕竹根，吮吸江河眉梢甘露

胸腔持续拉伸，上升，峭拔上升

调匀呼吸的喘息时刻
竹心盛满天地灵气、云影鸟鸣
她用竹节，给自己封印

随后逼出粉单竹的粉白
是月光的白、盐的白
还是逼出了身体里的雾霾
她不说话，任那一层层白，跌落尘埃

一片竹条
好手艺可以剥开24层薄片
我听见24个节气穿越山海的跫音
而每一层薄片，
又可以抽拉99条细丝的天长地久
透过一幅竹编的蒙娜丽莎、清明上河图
我看见，一根粉单竹，一无保留的奉献

那群冷睿的竹编工匠
他们都是粉单竹最浪漫的情郎
面对1点6米长的极致竹节
他们破竹、起篾、拉丝、编织的时候
灵魂起舞
我看见爱，是剥开、重组的编织

唯有竹香清越的风
掠过竹编城的天空
持久吹拂，人世的波涛与山峦

旅行

■ 罗宇宏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把自己托付给一列火车，
轨道像藤蔓一样生长，
爬满世界的墙壁。
窗外高速掠过的风景，
映出时空匆忙的身影，
窗玻璃上闪现我悄悄镂空的面容。
车厢里浮动着陌生的脸庞，
就像一张张空白的纸张，
在那些没有消息的眼神里，
我读到了我的陌生。
我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却被生活拴在了原地，
偶尔登上一列火车，
用新奇的目光重新打量自己。

本版投稿邮箱：Lsrbsfk@163.com